世家
田
孔子
陳涉
外戚

史記卷之四十六　　吳興淩稚隆輯校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索隱曰佗音徒何反此系家以佗為厲公而左傳厲公名躍陳系家又有利公躍利即厲也是厲公名躍非名佗也蓋佗是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謚今此云厲公佗非也佗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佗傳又云蔡人殺五父是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正義曰杜預云姜姓之先為堯四嶽也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正義曰陳湣公周敬王四十一年為楚惠王所滅齊簡公周敬王三

十田九年被常所殺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
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
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
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
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
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
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
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
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
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

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正義曰工巧之長若將作大匠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凰于蜚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為敬仲仲生穉孟夷索隱曰系本作夷孟思盖穉是名孟夷字也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菜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為田氏○正義曰按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本故國號故改陳字為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徐廣曰一作莊○索隱曰系本作閔孟克並昌改反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

袁犇齊（索隱曰逞音盈 史記多作逞字）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
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字田桓子無
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
子乞（正義曰釐音僖也）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
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
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
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
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
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
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

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
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弱子◯
索隱曰荼音舒又如字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
子荼為太子索隱曰惠子名夏昭子名張景公卒兩相高國立
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他子陽生
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
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
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
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
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

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索隱曰橐音託橐中謂皮橐之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

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正義曰音臺又音台賈逵云齊地也）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郄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駰案監一作闞○索隱曰監如字又苦濫反監止名也）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索隱曰言嫗之采芑菜者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索隱曰御官也鞅名也亦田氏之族）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

止之宗人也索隱曰齊系家云子我夕賈逵云郞監止也尋其文意當是監止今云宗
人太史誤耳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
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
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
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
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
檀臺正義曰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
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
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索隱曰需音須需者
疑也疑必致難故云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

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正義曰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在勃海郡東平縣也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弒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

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徐廣曰安平在北海○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北海東安平六國時曰安平徐廣說是○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酅邑青州即北海郡也琅邪沂州也從安平已東萊登沂密等州皆自為田常封邑也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索隱曰鮑昱云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百餘人與此亦異然譙允南按春秋陳恒為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至於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非苟為禽獸之行夫成事在藪雖予七十猶以長亂事豈然哉言其非實也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徐廣曰盤一作磐○索隱曰磐

(音許既反系本作班)相齊常謚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徐廣曰宣公之三年時也)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索隱曰系本名伯)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也)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里本魯朝宿邑長葛故城在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鄭之葛邑也鄢陵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

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祇十代若如紀年則韓子及侯剡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也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正義曰音成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說文云郕魯孟邑是也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索隱曰毋音貫古國名衛之邑今作毋者字殘缺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貫城即古貫國故貫今名蒙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里也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十二月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十一年伐魯取最○索隱曰貸音士代反最音祖外反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

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正義曰兗州縣也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索隱曰徐廣蓋依年表為說而不省此上文貸立十四年又云聚年會平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註並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伐魯破之子桓公午立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為桓侯與此系家不同也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索隱曰大臣謂騶忌段干朋如戰國策處

王二十六年邯鄲之役有此謀臣耳又南梁之難在宣王二年有騶子田忌孫臏之謀戰國策又有張丑其詞前後交互是記者所取各異故不同也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也戰國策作段干綸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蓋即田忌也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爾時齊伐燕桑丘魏趙來救之魏趙世家並云伐齊至桑丘者是易州六年救衛桓公卒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

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正義曰靈丘河東蔚州縣據靈丘即此時屬齊三晉因喪伐之韓魏趙世家云伐齊至靈丘皆是蔚州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關故城在兗州博城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也晉伐我至博陵正義曰在濟州西界也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正義曰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即墨故城是也毀言日

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
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
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
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正義曰音絹即濮州甄城縣北合在即墨字上也）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弊厚
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
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
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
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

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索隱曰春秋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蔡邕曰凡絃以緩急爲清濁琴緊其絃則清縵其絃則濁清清濁濁者言琴之聲也攫之深醳之愉者徐廣曰以爪持也攫音己足反愉一作舒○索隱曰醳音釋與下文舍字並同愉音舒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

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索隱曰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故云得全也全昌者謂若

無失則身名獲昌故云全昌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索隱曰謂佩服此言常無離君故曰謹毋離前淳于髠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索隱曰狶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言奉事須順從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髠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徐廣曰昔一作乾然而不能傅合疏罅索隱曰幹音孤悍反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挾幹則於昔音相近言作弓之法以膠被之幹而納諸檠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傅音附罅音呼嫁反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傅合於疏罅隙縫以言人臣自宜彌縫得所豈待拘以禮制法式者故下云請自附於萬人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髠曰狐裘雖弊不可

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索隱曰較者校量也言有常制若車不較則車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較則琴不能成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駰案新序云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爲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詘而去騶忌之禮倨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絲氂能挈石駑馬亦能

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索隱曰韓嬰詩外傳一為齊宣王梁王其說不同所以異也】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索隱曰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之美稱大夫皆稱子盼子田盼也黔夫及種首皆臣名事悉具戰國策】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索隱曰邾莒宋魯之比】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

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也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

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閈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索隱曰在威王二十六年○正義曰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人○索隱曰牟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年表並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殺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字或如紀年之說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

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索隱曰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讒賤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宗奔是時齊靜臨淄且孟嘗列傳云田忌襲齊之邊邑其言為得即與宗家不司也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晉太康地紀曰戰國謂梁為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太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太梁少梁古蠻子邑也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

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索隱曰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戰國策云南梁之難有張丐對云蚤救之此云鄒忌者王劭云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哉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為宣王又橫稱鄒忌者蓋此說皆誤耳）孫子曰（索隱曰孫臏）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一作盼）孫子為師

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索隱曰在宣王二年殺其將龐
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
於博望正義曰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盟而去徐廣
曰表云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正義曰沛郡平阿縣
也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為東帝秦
昭王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後即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
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
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
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
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正義曰贅聟齊之稷下先生也田駢正義曰白

眠反藝文志云田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作田子二十五篇也接子正義曰齊人藝文志
云接子二篇在道家流慎到正義曰趙人戰國時處士藝文云作慎子四十二篇也環
淵正義曰楚人孟子傳云環淵著書上下篇也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
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索隱曰齊地
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耳又虞喜
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春秋傳曰莒子如齊盟于稷門是也十九年
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索隱曰系本名遂湣王元年秦使張
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
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

楚圍雍氏（徐廣曰在陽翟屬韓）秦敗屈匄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煮棗將拔（徐廣曰在齊陰宛朐）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索隱曰能猶勝也言不勝其拔之聽齊拔之耳）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索隱曰逐謂隨逐也）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摶三國之兵（徐廣

曰摶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索隱曰摶音團謂握領也徐亦通○乘屈匄之弊

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

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

齊宋儀將摶三國之兵乘屈匄之弊正義曰屈匄楚將為秦所敗令更欲棄之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索隱曰三川韓也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索隱曰公謂陳軫二使

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正義曰施裵設也言秦王於天子韓裵設迫貧也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

韓為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

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

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得魏來事已而不欲與韓地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正義曰蘇代謂陳軫令秦韓之兵不戰而得地陳軫於秦韓豈不有大恩德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索隱曰券要也左不正也言我以右執其左而責之○正義曰左券下右券上也蘇代說陳軫以上券令秦韓不用兵得地而以券責秦韓卻韓馮張儀以徇服魏故秦韓善陳軫而惡張儀多矣取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袁日與秦擊楚使

炙子號大有號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徐廣曰時孟嘗君為相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二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駰案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邪。正義曰括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閭門武鹿門也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冄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

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駰案陽地濮陽之地○正義曰按衛此時河南獨有濮陽也有濟西

趙之阿東國危[正義曰阿東阿也爾時屬趙故云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正義曰淮北徐泗也東國謂下相僮取慮也]有陶平陸梁門不開[正義曰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兗州縣也縣在大梁東界]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

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正義曰年表六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索隱曰戰國策作宋地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索隱曰軼音姪車轍也言車轍往還相結也國策作結靷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

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正義曰懷州有溫城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袁云楚取淮北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索隱曰淖音女教反

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正義曰鹵掠齊寶器也）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徐廣曰敫音躍一音皦）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

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正義曰安平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索隱曰蓋齊之謀臣失其名也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曾作燕策此時蘇秦死已久矣）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正義曰此時秦伐趙上黨欲亢無意伐齊楚故言趙之於齊楚為扞蔽也）猶齒

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
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
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之兵不務
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
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
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
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
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
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
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

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
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正義曰今衛州共城縣也遂
滅齊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
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
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
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
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
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
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
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

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云秦處建於共松栢間也○索隱曰耶音邪謂是建客邪客說建往言遂乃失策令建遷共共今在河內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客不知其善否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索隱曰此如字又類律反二君卽悼公簡公也信于廢晏孺子鮑牧以乞故殺悼公而成子又殺簡公故云田氏比犯二君也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索隱述贊曰田完避難奔于大姜始薦羈旅終爲卿皇物莫兩盛代五其昌二君比犯三晉爭彊和始擅命威遂稱王齊愍燕趙并列康秦假東帝昔亡法章王建失國松柏蒼蒼

蘇子古史曰蘇秦欲連諸侯以排秦此一時良算也公孫衍一說齊魏而蘇秦欲約不能期年以囊衆志之不一其勢固難成哉然天方相秦人謀雖善將有不不能支者彼韓魏趙楚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強抗秦而干戈日至勢不可矣如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強使與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一挫其丞雖秦之暴亦安能遂滅諸侯乎愍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親湣王取宋廣燕求逞其欲不厭及遠而王建偷安自守苟倖秦之見客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六國之亡其君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正死李園專國負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王遷信讒以誅李牧魏景湣王用秦間以廢信陵韓王安制于韓非燕丹私怨捨皇欲以刺客斃秦雖使秦寇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

矣而況秦乘其弊乎

史記卷之四十六

史記卷之四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孔子世家第十七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爲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無間然又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爲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正義曰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下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爲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隱曰陬是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鄹邑昌平鄉之闕里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鄹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爲名故闕里在泗

末縣南五十里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縣闕里即此也括地志
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邾面泗郎
此也按夫子生在鄒長從曲阜仍號闕里**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曰家
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
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
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正義曰括地志
云叔梁紇廟亦名尼丘山祠在兗州泗水縣五十里尼丘山東趾地理志云魯縣有尼丘山有叔梁
紇廟**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索隱曰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
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
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

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正義曰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絶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絶婚姻過此者皆為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為顏氏顏氏有三女小女徵在據此婚過六十四矣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一歲每少一歲也生而首上圩頂索隱曰圩音烏頂音鼎圩頂言頂上窳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干寶三日紀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灑埽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索隱曰家語云生三歲而梁紇死也

葬於防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防山在兖州曲阜縣東二十五里禮記云孔子母合葬於防也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隱曰謂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墓地徵在笄年適於梁紇無幾而老死是少寡蓋以爲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墳處遂不告耳非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正義曰俎豆以木爲之受四升高尺二寸大夫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飾也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正義曰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兖州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内衢道也蓋其慎也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索隱曰謂孔子不知父墓乃且殯其母於五父之衢是其謹慎也○正義曰慎謂以紼引輴就殯所也郰人正義曰上音鄒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正義曰

音預季氏為饌飲魯文學之士孔子與迎而往陽虎以孔子少故折之也陽虎絀曰季
氏饗士非敢饗子也索隱曰家語孔子之要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今此謂孔
子實要經與饗為陽虎所絀亦近誣矣一作要經要經猶帶經也故劉氏云嗜學之意是也孔
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索隱
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按謂病者不能禮為病非
喪因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之時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也誡其嗣懿
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
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
公杜預曰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
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

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服虔曰僂傴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杜預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是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杜預曰於是鼎中為饘粥饘粥餬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嚴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傳及系本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不應更言魯人亦太史公之疎耳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索隱曰有本作委吏按趙岐曰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

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蓋家亦依此為說而不究其言遂謬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言耳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索隱曰莊周財作軒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竊仁者之名送子以言曰聰明深

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王肅曰身父毋之有〇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有已為人子者為人臣者毋以有已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惡已為人臣者王肅云言聽則仕不用則去保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

辟行中正身舉五羖【正義曰百里奚也】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索隱曰家語無此一句孟子以為不然之言也】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正義曰郈音后括地志云鬬雞臺二所相去十五步在兗州曲阜縣東南三里魯城中左傳昭二十五年季氏與郈昭伯鬬雞季氏芥雞羽郈氏為金距之處】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正義曰相州成安縣東南三十里斥丘故城本春秋時乾侯之邑】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

肉味周氏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索隱曰按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又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無學之文今此合論語齊魯兩文而為此言恐失事實

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

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閒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也○索隱曰劉氏奉音扶用反非也今奉音如字謂奉待孔子如魯季氏之豊故下文云以季孟之閒待之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

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索隱曰家語云桓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是也問仲尼云得狗韋昭曰羵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魍魎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索隱曰夔音逵閬音兩家語作魍魎繅音騷[illegible]一山繅獨一足是山神名故謂之夔夔一足獸狀如人也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索隱曰沐腫音永踵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雌雄未成者也吳伐越墮會稽王肅曰墮毀也○索隱曰會稽山名越之所都墮毀也吳伐越在魯哀元年得骨節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

致群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為公侯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駰案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今屬吳興郡為釐姓索隱曰釐音僖家語云姓漆蓋誤系本無漆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

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也於是異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爲季氏宰○索隱曰狃音女九反鄒氏云一作蹂論語作弗擾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正義曰醳音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

廢三桓之適正義曰適音嫡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索隱曰按家語及孔氏之書竝無此言故桓譚亦以爲誣也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何晏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索隱曰家語作西方王肅云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

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索隱曰及與也平成也謂與齊和好故云平夏

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

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司馬彪云今在祝其縣也魯

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

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

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

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

見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略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

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

袚矛戟劍撥鼓噪而至索隱曰家語作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撥音弗謂舞

者所執故周禮𣅀有被舞撥音伐撥謂大楯也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

曰歷階謂歷階級也故王肅云歷階登階不聚足一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

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

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

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

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

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注熒曰熒

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熒侮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

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責其羣臣曰

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

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illegible]五縣東北五十四里[illegible]謝城在冀丘縣[illegible]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illegible]魯築城[illegible]孔子之功因名謝[illegible]三田文[illegible]山名陰之田得其田[illegible]山[illegible]頂曰[illegible]山博縣北有龜山○索隱[illegible]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也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illegible]曰高丈長丈[illegible]堵三堵曰雉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郈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郈亭○正義曰括地志云郈亭在鄆州宿松縣東三十二里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入有及公之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姑蔑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西十五里接泗水縣本漢卞縣地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服虔曰成宰也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

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索隱曰家語作皆如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索隱曰家語作容璣　王肅云舞曲名也）文馬三十駟遺魯君

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
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索隱曰謂魯
君爲周徧道路游行因出觀齊之女樂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王肅曰膰祭肉則
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
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魯之南也○索隱曰
屯地名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
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
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亦蓋優哉游哉維以卒
歲王肅曰言往不遇也蓋且優游以終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

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曰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今此云濁鄒是子路之妻兄所說不同

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若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不同○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也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索隱曰謂以兵仗出入以脅夫子也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正義曰故匡城在滑州城縣西南十里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索隱曰謂昔所被攻缺破之處也○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匡

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匡宋邑也家語云匡人簡子以甲士圍夫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天之未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己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

然後得去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劒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之文及家語匡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劒而釋難今此合論語家語之文以為一事故彼此文交互耳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月餘反乎衛

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

環玉聲璆然正義曰璆音虯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索隱曰上見如字下見音[illegible]辭言我不為相見之禮現而答之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搖翱翔也○索隱曰家語作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

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曰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索隱曰家語姑布子卿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索隱曰家語云河目而隆顙其頭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纍然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歛而槨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

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
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
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鷙鳥今之鶚也楛木
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正義曰隼音筍毛詩義疏鶚鶚齊人謂之鷙正或
謂之題眉或曰首鷹春化為布穀此屬數種皆為隼陳湣公使使問仲尼索隱
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惠公以魯昭元年立定四年卒又據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
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湣公為是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
正義曰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夫餘國東北河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強勁弩射四百步今之靺鞨
國方有此矣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
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賄

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

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

過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索隱曰家語云寧我鬭死挺劒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是也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正義曰衛在濮州蒲在滑州在衛西也晉魏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索隱曰此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

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

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朞年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

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索隱曰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

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

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

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

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

緇（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中而不黑君子

雖在濁亂不能汙也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何晏曰此硜硜信己而已言亦無益也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索隱曰家語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盖師襄子魯人論語謂之擊磬襄是也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

馬曰立得其為人黭然而黑王肅曰黭黑貌幾然而長徐廣曰詩云頎而長兮○索隱曰幾與注頎並音祈家語無此四字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望羊視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鐸竇犨又作竇鳴犢舜華也○索隱曰家語云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國語二鳴鐸竇犨明竇犨字鳴犢聲轉字異或作鳴鐸竇華當作舜華諸說皆同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

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索隱曰有角曰蛟龍龍能興雲致雨調和陰陽之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索隱曰此陬鄉非魯之陬邑家語云作槃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

卒索隱曰此魯哀二年也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僖也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

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以裁耳○索隱曰此系家再有歸與之辭者前辭也孟子此辭是論語盖止是一辭歸與二書各記之今前後再引亦失之也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

歎其臣還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僭稱公不對者不知所以對也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菜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沮曰彼執輿

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己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也耰而不輟鄭玄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者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何晏曰為其不達己意而非己鳥獸不可與同群孔安國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他日子路行遇荷

蓧丈人包氏曰丈人老者蓧草器名也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氏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也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曰哀公四年也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

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興起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乎意者吾未

知耶人之不我行也（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智乎）孔

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正義曰言仁者必使四方信之安有伯夷叔齊餓死乎）使智者而必行安有

王子比干（正義曰言智者必使處事通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酷）子路出子

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

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

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

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獲之）良

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

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

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

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尋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

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兮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下車也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索隱曰此哀七年時也百牢牢具一百也周禮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夷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亡是徵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鄫城在沂丞縣地理志云繒縣屬東海縣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

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濫刑於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王肅曰所名之

事必可得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遵行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繒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爾○正義曰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縣西五十三里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家為社千社即二萬五千家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

與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己木以喻所之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系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則首尾計十五年矣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索隱曰論語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又哀公問曰何為則人服子曰舉直錯諸枉則人服今此初論康子問政未合以孔子答哀公使入服蓋太史採與論語為文而失事實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

（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者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

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和諧也皦如何晏曰言其音
節明繹如也以成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吾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
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
至孔子去其重正義曰去丘呂反重逐龍反取可施於禮義上
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
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正義曰亂理也詩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
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關關和聲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
無不和諧又不淫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
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按王雎金口鶚也鹿鳴為小雅始

正義曰小序云鹿鳴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毛萇云鹿得苹呦呦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文王為大雅始正義曰小序云文王受命作周鄭玄云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清廟為頌始正義曰小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萇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正義曰序易序卦也孔子作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易正義曰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為上下篇究羲之爻其理不易孔子說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彖正義曰吐亂反上彖卦下辭下彖又卦下辭易

正義曰夫子所作緫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德或說其卦義或說其卦名莊氏云彖斷也言斷定一卦之義也**繫**正義曰如字又音系易正義云繫辭音聖人繫屬此辭於爻卦之下分為上下篇者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又言系辭者取綱系之義也**象**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文辭易正義云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象也**說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卦者陳說八卦德業變化法象所為也**文言**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釋乾坤二卦經文之言故稱文言又雜卦者六十四卦以為義於序卦之外別言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事宜不必相因襲當有損益又云雜揉眾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按史不出雜卦或附之**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正義曰濁音卓鄒音

衆離獨雖非七十七人數也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絕四毋意何晏曰以道為度故不任意也毋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也毋固何晏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毋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萃而不自異惟道是從故不有其身也所慎齋戰疾何晏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慎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之也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端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重教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貌也○索隱曰有本作逡逡音七旬反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鄭玄曰雖辯而謹敬也○

（索隱曰論語作便便）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國曰中正之貌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和樂貌）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言端好也）君召使儐（鄭玄曰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必變色）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也既行出而車駕隨之）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范氏曰瞽盲）三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無常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

之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也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修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得聞也已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怳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學有次序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

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明六藝之卑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牢子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也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國都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上臺廣輪四五十步俗云獲麟堆去魯城可三百餘里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索隱曰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

鉏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今以車子為主車車子微者之人也人微故畧其姓則子非姓也以
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為
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圖雒不
出書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河圖
八卦是也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何休曰子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輔佐死
者是天將亡夫子之證者也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
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將殁之證故云爾喟然歎曰莫知
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己故問之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不知己亦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達天命知我者其天乎何晏曰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故日唯天知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鄭玄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置也置不復言世務也行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不必退唯義所在亦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索隱曰言夫子修春秋以魯爲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約其文辭而指愽故吳楚之君自稱王

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太山眾山所仰也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王肅

曰萎頹也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王肅曰傷道之不行也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鄭玄曰明聖人知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封夫子十二代孫忠為褒成侯生光為丞相封侯平帝封孔霸孫莽二千戶為褒成侯後漢封十七代孫志為褒成侯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代孫震為奉聖亭侯魏後封二十七代孫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又封三十一代孫珍為崇聖侯高齊改封珍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皇唐給復二千戶封孔子裔孫孔德倫為褒聖侯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哀公

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 王肅曰弔善也慭且也一老謂孔子也 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 王肅曰疚病也 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 王肅曰父丈夫之顯稱也律法也言毋以自為法也 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 索隱曰左傳及家語文皆同 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 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 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索隱曰蘺音藜藜草名也女貞一作安

貢音名出西域玉吟藥草名毚音讒毚擅檀㲋之別種三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索隱曰訣音決別也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壟豈合廬於冢上乎蓋上者亦邊側之義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索隱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

子生鯉字伯魚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爲鯉也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

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索隱曰祗敬也言祗敬遲迴不能去之有本亦作低迴義亦通）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正師叔云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可謂至聖矣

索隱述贊曰孔子之先冐于商國弗父能讓正
考銘勒防叔來奔鄒人倚力尼丘誕聖闕里生
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
歎鳳遽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蘇子古史曰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
公季桓子皆庸人子一為女樂所誤棄孔子如
脫躧孔子去魯而將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予
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
人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
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
往反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
非孔子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
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賢君臣也盤桓以冀焉前
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而子
西問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
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
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故歟
李蕭遠曰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
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

尼之讓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
而取仇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
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於叔孫夫道
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
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
彌綸於俗應聘於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
騁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
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
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
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
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侯
師之西河之人肅然偉德之於夫子而後
莫敢聞其言故曰治亂運
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王安石曰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
道于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
始也食于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己
則反而食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
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
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爾於是

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于是不暇擇而
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
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
之行知此爲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
不以身先于賢人其不足與有為明
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為孔子也
又曰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
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
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
子旅人也棲棲哀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
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
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弈萬世故為之
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
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
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
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
小而還也自亂其例
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凌約言曰太史公敘孔子自少至老歷詳
其出處而必各紀之曰時孔子年若干歲

其卒也則又敍其葬地與弟子之哀痛敍
魯人之從冢而聚居與高皇帝之過魯而
祠若曰夫子生而關世道之盛衰沒而爲
萬世之典刑敍其反覆惻怛如此及其贊
孔子則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
然心嚮往之天下君王至賢人衆矣當時
則榮沒則已焉若曰自開闢以來唯孔子
一人敍其尊慕稱誦如此孔子雖不待此
而尊然太史公之知
尊孔子可槩見矣

史記卷之四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陳涉世家第十八

索隱曰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世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將相竟滅秦爲首事故也然時因擾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歷年不永勳業蔑如繼之齊魯曾何等級可降爲列傳

陳勝者陽城人也索隱曰韋昭云陽城屬潁川地理志屬汝南不同者按郡縣之名隨代分割義陽城舊屬汝南史遷云今爲汝陰後又分隸潁川韋昭據以爲說故其不同他皆然此○正義曰即河南陽城縣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索隱曰夏音賈韋昭云淮陽縣後屬陳○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索隱曰廣雅云傭役也謂役力而受雇直也輟耕之壟上

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索隱曰尸子云鴻鵠之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鴻鵠是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鴈與黃鵠也鷇音户酷反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蘄縣○索隱曰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也適音直革反又音磔故漢書有七科適戍者也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漁陽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也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

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索隱曰謂欲經營圖國假使不成而敗猶愈為戍卒而死也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索隱曰姚氏按隱士遺章邯書云李斯為二世廢十七兄而立今王則二世是始皇第十八子也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索隱曰如淳云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寃二世殺之或說為非今宜依文而解直是扶蘇為二世所殺而百姓未知故欲詐自稱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索隱曰漢書作倡倡謂先也說文云倡首也吳廣以為然乃

行卜索隱曰行者先卜也一云行往也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
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瓚曰假託鬼神以威
衆也故勝廣曰此殺我威衆也○索隱曰裴註引蘇林臣瓚義亦當然矣而李奇又云卜者戒曰亦卜
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亦言之而勝反其占用依鬼神起怪蓋亦得其指也
喜念鬼曰索隱曰念者思也謂思念欲假鬼神之事此教我先威衆耳
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駰案漢書音義曰罾
音曾文穎曰罾魚網也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
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
鬼所憑焉○索隱曰服虔云間音中間之間鄭氏云間謂竊令人行也孔文祥又云伺竊間隙不欲
令衆知之次師所次舍處也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為叢位高誘註戰國策云叢祠神祠

叢樹也言夜篝火徐廣曰或作帶也篝者籠也音溝○索隱曰漢書作排火郭璞云篝籠是
也卑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
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
者將尉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二人其尉將也九百人故云將尉也廣故
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
尉劍挺徐廣曰挺猶脫也○索隱曰挺脫爭奪也說文云挺拔也案謂尉劍拔而廣因奪之
故得殺尉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
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
服虔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戍死者固十六
七也激怒其衆也蘇林曰第且也○索隱曰第一音次第之第小顏云第但也劉氏云藉音子夜反

應劭讀如字以意言蘇說為近也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
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索隱曰大名謂大名稱也王侯將相寧
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
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
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
下索隱曰蘄音機又音祈縣名屬沛郡下者降也謂以兵臨蘄而即降也乃令符離
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索隱曰韋昭云符離屬沛郡李奇云徇略也音辭峻
反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陳餘皆在沛也行收兵
比至陳索隱曰地理志陳縣屬淮陽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
萬人攻陳正義曰今陳州城也本楚襄王築古陳國城也陳守令皆不在

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也地理志及秦三十六郡並無陳郡則陳止是縣令言守令則守非官也與下守丞同也則皆是衍字也獨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曰盖謂陳縣之城門一名麗譙故曰譙門中非上譙縣之門也譙縣守前已下故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索隱曰李奇云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也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

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索隱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也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索隱曰三川今洛陽也地有伊洛河故曰三川秦曰三川漢曰河南郡李由李斯子也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駰案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瓚曰房邑君也○索隱曰房邑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晉灼按張耳傳言相國房君者蓋誤耳涉始號楚因楚有柱國之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創亦未置相國之官也○正義曰豫州吳房縣本房子國是所封也周文陳之賢人也文頴曰即周章嘗為項燕軍

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司馬季主為日者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正義曰郎京東戲亭也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索隱曰小顏云猶今言家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索隱曰晉灼云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小顏云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北流入河魏武帝改為好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曹陽亭亦名好陽亭在陝州桃林縣東南十四里崔浩云曹陽坑名自南出北通穴河後魏武帝改曰好陽也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正義曰澠池河南府縣是也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徐廣曰十一月也○索隱曰越系家勾踐食署

人三行屬劍於頸曰不敢還刑自剄郭璞註三蒼以爲剄刺也乃武臣到邯鄲自

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

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

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

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

封其子張敖爲成都君正義曰成都蜀郡縣涉遂封之趣趙兵亟

入關索隱曰趣音促謂催促也亟音棘亟急也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

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口兵於趙計莫如口毋

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

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

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之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

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之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索隱曰晉灼云甯陵今在梁國按今梁國有寧陵縣是字韓吳頁○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寧陵縣城古甯陵城也）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索隱曰遺作遺遺謂留餘也）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

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索隱曰地理志陽城縣屬潁川說音悅凡人名皆音悅郯音談小顏云郯東海之縣名非也按章邯軍此時未至東海此郯別是地名或恐郯當作郟郟是郟鄏之地或者是陜陜字邑或在右又見下有東海郯縣故知誤也◎正義曰屬海州疑郯當作郟郟音紀治反郟即春秋時郟地楚郟敖葬之今汝州郟縣城是鄧悅是陽城人陽城河南府縣與郟城縣相近又走陳蓋郟字誤作郯耳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將兵居許徐廣曰徐一作逢◎索隱曰地理志銍縣名屬沛漢書作伍逢正義曰括地志云許州許昌縣本漢許縣地理志云許縣故國姜姓

四岳之後大叔所封二十四君為楚所滅漢以為縣魏文帝即位改許曰許昌也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云泗水國有陵縣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鷄石取慮人鄭布索隱曰地理志取慮縣名屬臨淮音秋閭二音取又音子臾反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郯正義曰東海今海州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

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瓚曰建丑之月也○索隱曰顏游秦云按史記表二世十月
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宗懍荊楚記云臘節在十二月故因是謂之臘月
也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索隱曰按舊讀以陳王從汝陰還至城父
縣因降下之蓋云還至下城父又顧氏按郡國志山桑縣有下城父聚在城父縣東下讀如字其說
爲得之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正義曰音唐今宋州碭山
縣是諡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人知謁者將軍
姓呂名臣○晉灼曰呂氏春秋荊莊國莊伯令謂者駕令涓人取冠○索隱曰涓音公玄反服虔云
給通知今謂者爲蒼頭軍起新陽徐廣曰在汝南也○索隱曰韋昭云軍皆著青
幘故曰蒼頭○正義曰括地志云新陽故城在豫州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漢新陽縣城應劭云在
新水之陽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索隱曰爲如字讀謂

（以陳地為楚國）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嘉為上將軍）引兵之方與（正義曰房預二音方與兗州縣也）欲擊秦軍定陶下（正義曰今曹州也）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索隱曰即

左右校尉軍也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駰案鄱音婆英布居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番君吳芮故謂之鄱盜者也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駰案漢書音義曰地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索隱曰數音踈主反謂自辯說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又音朔數謂自辯往數與涉有故也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含一作金○索隱曰廉

虔云楚人謂多為夥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劉伯莊以沈沈猶談談謂故人呼為沈沈猶俗云談談深也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索隱曰礪氏引孔叢子云陳勝為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妻父怒云怙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焉不辭而去是其事類也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索隱曰謂朱房胡武等以素所不善者卽自驗問不從下吏也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

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駰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索隱曰徐廣袁駰藜所見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史公今據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地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自題已位號也已下義並已見始皇之本紀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

固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正義曰音聚陳軫邵滑正義曰邵作昭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索隱曰仰字亦作卬並音仰謂秦地形高故言仰向關門而攻秦有作叩字非也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索隱曰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更有宋衛中山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

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索隱曰說文云櫓大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索隱曰臣瓚云短曰敲長曰扑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索隱曰貫音烏還反又如字貫謂上弦也於是廢

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
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徐廣曰一作鏑鑄以
為金人十二索隱曰各重千石坐高十丈號曰翁仲以弱天下之
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
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
卒陳利兵而誰何索隱曰猶今邏更問何誰也天下已定始
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
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
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徐廣曰田民曰甿音亡更反而
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閒俛仰阡陌之中索隱曰阡陌謂千人百人之長也漢書作阡陌如淳云時皆辟屈在阡陌之中陌言話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索隱曰鉏耰謂鉏木也論語曰耰而不輟是也棘戟也矜戟柄音勤適戍之衆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索隱曰鄉音香亦作鄉時猶往

時也善謂孟嘗信陵蘇秦陳軫之比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

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索隱曰絜音下結反謂如結束知其大小也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索隱曰謂秦強而招八州使朝己也漢書作招八州亦通百有餘年矣

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索隱曰言秦虎狼之國其仁義不施及於天下故亡也

索隱述贊曰天下匈匈海內之主掎鹿爭捷瞻烏爰處陳勝首事厥號張楚鬼怪是憑鴻鵠自許葛嬰東下周文西拒始親朱房又任胡武夥頤見殺腹心不與莊賈何人反噬城父

史記卷之四十九　　吳興淩稚隆輯校

外戚世家第十九

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於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

列傳之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索隱曰繼體謂非創業之主而是嫡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守文猶法也謂非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爲之主耳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索隱曰謂非獨君德茂內茂盛亦有賢后妃外戚之親以助教化也夏之興也以塗山索隱曰亭系云塗山國名禹所娶在今九江應劭云九江當塗有禹墟大戴禮云禹娶塗山氏之女謂之女嬌生啓也而桀之放也以末喜索隱曰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韋昭云有施

喜姓之國一本喜其女也殷之興也以有娀索隱曰有娀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
而生契故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紂之殺也嬖妲己索隱曰國語殷辛伐
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按有蘇國也己姓也妲字也鄒誕云妲音丁達反周之興也
以姜原及大任索隱曰系本云帝嚳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原鄭玄箋詩云姜姓邰
名履大人跡生后稷大任文王之母故詩云摯仲氏任毛詩云摯國任姓之中女也而幽王
之禽也淫於褒姒索隱曰國語云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按褒是國名
姒是其姓即龍漦之子褒人育而以女於幽王也然此文自夏之興至褒姒皆是史蘇之詞見國語
及列女傳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
親迎索隱曰公羊紀履繻來逆女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也何譏爾始不親迎也夫
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

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索隱曰以言若樂聲調能令四時和而陰陽變陰陽變則能生萬物是陰陽即夫婦也夫婦道和而能化生萬物萬物一人為之本故云萬物之統也可不慎歟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索隱曰妃音配又如字君不能得之於臣索隱曰以言夫婦親愛之情雖君父之尊而不奪臣子所好愛被發其本意是不能得也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索隱曰鄭玄註禮記云姓者子姓謂衆孫也即趙飛鷰等是也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索隱曰按謂有始不能要其終也以言雖有子姓而意不能要與邪栗姬衛后等是也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索隱曰惡音烏猶於何也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徐廣曰姁音况羽反呂后姊字長姁索隱曰娥姁呂后字按漢書小顏云呂后名雉字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索隱曰漢書云得定陶戚姬〕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索隱曰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噬人虫也故人相恤云得無恙耳〕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嫣〕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

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徐廣曰一作襄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索隱曰在未央北故曰北宮○正義括地志云北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三里與桂宮相近在長安故城中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耶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索隱曰媼音烏老反蓋媼是婦人之老者通號故趙太后自稱媼及劉媼衛媼之屬是也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索隱曰顧氏按冢墓記薄父冢在會

稽縣西北襟山上今猶有兆域襟音莊洽反云正義曰括地志云檝山在越州會稽縣西北三里一名襏山檝音莊洽反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皐臺索隱曰按是河南宮之成

皐臺漢書作成皐靈臺西征記云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州故鄭之制邑漢之成皐縣也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

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索隱曰地理志云軹縣在河內恐地遠非其封案長安東有軹道亭或當是所封也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索隱曰按廟記云在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安東滻水東原上名曰少陵在霸陵西南故曰東望吾子

西望吾夫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陵故縣在雍州萬年縣東南二十四里漢南陵縣本薄太后陵邑陵在東北去縣六里以呂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徐廣曰霸陵縣有軹道亭

竇太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猗房趙之清河觀津人也正義曰在冀州棗強縣東北二十五里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正義曰謂宦者為吏至發遣宮人也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

嫖（索隱曰嫖音匹遙反）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嫖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索隱曰摯虞注決錄云竇太后父少遭秦亂隱身漁釣墜泉而死景帝立太后遣使者填父所墜淵起大墳於觀津城南人間號為竇氏青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竇少君墓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七里）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

竇皇后兄竇長君索隱曰史錄云建字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索隱曰謂從逐其宜陽之主人家而皆徙長安為居也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索隱曰決別也傳音轉傳舍謂郵亭傳置之舍蓋

后初入宮時別其弟於傳舍之中也丐沐沐我索隱曰丐音蓋丐者乞也沐米潘也謂乞潘爲弟沐也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索隱曰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如竇嬰即皇后從昆弟子之比亦得家於長安故劉氏云公昆弟謂廣國等也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愼夫人尹姬皆毋子孝文帝崩孝景

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滄州魯城縣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漢南皮縣也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索隱曰當武帝建元六年死文是也而漢書作元光誤也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娡音志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本名廢丘○正

義曰括地志云大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也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索隱曰即后及兒姁也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索隱曰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依也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索隱曰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猗蘭殿也先是臧兒

又入其少女兒姁〔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生四男〔索隱曰謂廣川王越膠東王寄清河王乘常山王舜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毋子毋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索隱曰過音戈謂踰之〕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

索隱曰望猶責望謂恨之也景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索隱曰嗛音銜漢書作銜銜猶恨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索隱曰大行禮官行音衡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索隱曰此皆公羊傳之文也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

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太山景帝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正義曰齊州縣也封田蚡為武安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魏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安故城在洺州武安縣西南七里六國時趙邑漢武安縣城也勝為周陽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也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即晉州城西面今平陽故城東面也城記云堯築也次為南宮公主正義曰南宮冀州縣也次為林慮公主索隱曰林慮縣名屬河內本名隆慮避殤帝諱改名林慮音廬○正義曰林相林州縣也蓋侯信好酒田蚡勝

食功於文辭王仲蚤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正義曰括地志云陽陵在雍州咸陽縣東四十里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正義曰衛青傳云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長冒衛氏出平陽侯邑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霸上還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禊呂后本紀亦云三月祓還過軹道盡

與游字相似故或定之也○索隱曰小顏祓音廢今亦音拂謂祓禊之於水濱潔故云祓除也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正義曰尚主衣王衣車中得幸也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索隱曰三女謂諸邑石邑及衛長公主後封為當利公主也

男名據[索隱曰即戾太子]初上爲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爲妃立爲帝妃立爲皇后姓陳氏[索隱曰漢武故事云后名阿嬌即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嬰堂邑侯傳至午尚長公主生后也]無子上之得爲嗣大長公主有力焉[徐廣曰即景帝姊嫖也]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索隱曰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呪詛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餘人乃廢后居長門宮故司馬相如賦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奉黃金百斤爲相如取酒乃爲作頌以奏皇后復親幸作頌信工也復親幸之恐非實也]而立衛子夫爲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

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索隱曰地理志冠軍屬河陽）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索隱曰名閎）王夫人蚤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

王（索隱曰名髆　正義曰名賀）李夫人蚤卒（索隱曰李延年之女弟漢書云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為作賦）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正義曰漢武帝令李廣利征大宛開延四海故號海西侯也）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索隱曰漢書云李姬生廣陵王胥燕王旦也）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正義曰疑此元成間褚少孫續之也）之臣為郎時問習

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
一子女者徐廣曰名俗○正義曰按後封脩成君者父為金王孫王孫
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
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閒白言太后有女在長
陵也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
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
門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正義曰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雍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按此橋對門也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
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
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

不得也即使左右群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嚄[索隱曰烏百反盖驚怪之辭耳 正義曰嚄責失聲驚愕貌也]○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正義曰武帝道上詔令通名狀於門使引入至太后所]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

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
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索隱曰金氏之男脩成君之子也而名仲者與大外祖王氏同字恐非也）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王安太子之妃也）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
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
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
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
陰安侯（索隱曰名不疑地理志陰安縣名屬魏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安故城在魏州頓丘縣北六十里也）二曰發干侯（索隱曰名登地理志發干縣名屬東郡○

正義曰括地志云發干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南二十三里三日宜春侯索隱曰名伉地理志宜春縣名屬汝南○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故城在豫州汝陽縣西六十七里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索隱曰韋昭云婕承好助也一云美好也聲類云幸也字亦從女漢舊儀云皇后為婕妤下與禮比丞相邢夫人號娙娥索隱曰服虔云娙音近妍徐廣音五耕反鄒誕生音並字林音五經反說文云娙長也好也許慎云秦晉之間謂好為娙又方言云美貌謂之娙娥漢舊儀云娙娥秩比將軍御史大夫衆人謂之娙何娙何秩比中二千石索隱曰崔浩云中猶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滿二千斛又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容華秩比二千石索隱曰二千石是郡守之秩漢官儀云其俸月百二十斛又有真二千石者如淳云

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眞二千石漢律眞二千石俸月二萬按是二萬頭則二萬頭亦是二千石也崔浩云列卿巳上秩石皆正二千石則是眞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蓋千八九百耳此崔氏說今兼引而解之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爲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

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後居鉤弋宮號曰鉤弋夫人列仙傳云發手得一玉鉤故號焉黃圖云鉤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云宮在直門南廟記云宮有千門萬戶不可記其名也昭帝即位追尊太后父趙父為順成侯○正義曰括地志云鉤弋宮在長安城中門名堯母門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

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八歲耳○索隱曰此褚先生之記漢書云元始三年生昭帝又誤按元始當作太始也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索隱曰三輔故事云葬甘泉宮南後昭帝起雲陵邑三千戶漢武故事云既殯香聞十里上疑非常人發棺無尸衣履存焉○正義曰括地志云雲

陽宮秦之甘泉宮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黃帝以來祭圜丘處也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陵漢鉤弋夫人陵也在雲陽縣西北五十八里孝武帝鉤弋趙婕好昭帝之母齊人姓趙少好清靜六年臥病右手捲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佳武帝持其手伸之得一玉鉤發生昭帝武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存絲履也宮記云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封識其處其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

蓁也女不聞呂后耶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毋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豈虛哉

索隱述贊曰禮貴夫婦易敘乾坤配陽成化比月居尊河洲降淑天曜垂軒德著任姒慶流娥媓建我炎曆斯道克存呂權大寶實善玄言向茲已降立嬖以恩內無常王後嗣不繁

黃震曰史於呂氏譏以非天命孰能當之於薄氏稱作善於竇氏稱退讓至王信好酒田蚡勝貪巧則武帝母王太后之戚衛青號大將軍霍去病號驃騎將軍則武帝妃衛皇后之戚勸戒昭然而外戚之敘肆亦深於非君矣

史記卷之四十九